

天降“奇兵” ——高山上的空中救援队

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比赛如火如荼，在延庆和张家口两个赛区，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总是伴着直升机起飞的声音出现在赛场上空，那是高山雪上运动空中救援队在工作。

“北京冬奥会赛事期间，我们全程值守在直升机旁，一旦出现运动员重伤不便移动的情况，我们会在1分钟内起飞，快速到达赛场上空，用钢索将受伤选手运上飞机，再送到山下的医疗站。”张家口赛区空中救援队飞行员孔德福说，“我们就是雪上赛事现场救援的‘最后一张底牌’。”

高山滑雪是冬奥会上危险性最高的项目之一，主赛道全长约3000米，落差约900米，顶级运动员的滑行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40公里以上。根据国际奥委会与国际雪联的要求，冬奥会雪上项目比赛需配备直升机救援队，运动员受伤后直升机要保证在5分钟内到达赛道上空，并在15分钟内完成救援任务。

此前，直升机高山雪上运动空中救援在我国救援领域属于空白，缺乏各项操作的规范与标准，加上延庆、张家口冬季多大风、乱流强、低温、结冰，这些都对直升机救援带来挑战。2018年底，由中信海

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红十字会组成的中国第一支高山雪上运动空中救援队成立，开始了“征服雪山”的探索。

“虽然我和队友都是驾驶时长超过1万小时的飞行教员，但第一次来延庆试飞，我们就遭遇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延庆赛区空中救援队飞行员薛巍然说，“飞机在原定位置悬停后，我们打开舱门准备放下钢索，但就在这时突然出现了下沉气流，飞机一个劲儿往下扎，不到10秒钟我们的高度从50米掉到不足30米，我们当机立断停止训练，迅速脱离乱流区域，惊险地从峡谷死里逃生。”

薛巍然告诉记者，这次经历后他和队友探讨研究，决定给直升机减重，他们把浮筒、救生筏、系留设备等其他场景的救援装备从飞机上拆了下来，“瘦身”后的直升机拥有了更充足的功率，具备了应对乱流等极端天气的更好能力。此外，为了熟悉延庆不同季节、不同时段的气流、风速，他们在过去3年里先后十多次来到这里训练，几乎飞遍了小海陀山的每个角落。

薛巍然介绍，经过多次考察、研究、演练，救援队编写了《高山滑雪赛道救援飞行技术手册》，通过了国际奥委会与国际雪联

组织的直升机高山滑雪赛道救援验证工作和飞行演练工作，为冬奥会做好了准备。

北京冬奥会期间，救援队队员们每天不到7时就要到达赛场，对直升机和设备进行调试后，还要进行一次试飞，以确定当天的天气条件下能否开展救援。“空中救援作业犹如在天上穿针引线，操作必须非常精确。”薛巍然说，“直升机悬停位置落差不能超过一米，且要保证飞行的平稳，否则容易造成对运动员的二次伤害。因此，每一次的试飞演练，我们都拿出百分之百的认真态度对待。”

“受山区野外停机坪实际条件限制，冰冷的机舱没有任何加温设施。每次比赛，机组成员需要在零下20摄氏度的环境下待命两到三个小时以上。”孔德福说，“面对守护冬奥的光荣任务，这些困难我们都可以克服。”

冬奥会开赛以来，高山雪上运动空中救援队已经完成53架次共计41小时50分钟的冬奥救援保障飞行，保障冬奥相关重要赛事20余场。孔德福说：“未来，将有更多高山雪上运动赛事在中国举行，我们将继续不遗余力，为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据新华社

从西陲牧区到冬奥赛道 这位“95后”试滑员不简单

午后，北京冬奥会国家越野滑雪中心的赛场上，吐尔松江·布尔力克换好装备，开始在赛道中穿梭驰骋。

不过，此时正式比赛还未开始。他的身份也并非像亲朋期待的那样——以一名为国出战的运动员身份现身赛场。

“我现在是赛事官方试滑员，负责在赛前压实雪道、测试场地，及时反馈问题，帮助运动员顺利完成比赛。”他说。吐尔松江此前是中国越野滑雪集训队成员，一直在为争取冬奥会参赛名额努力。

冬奥会期间，他每天都会在收到任务指令后奔赴赛场试滑。为保持自身状态，他会在空闲时继续随队训练，即使已确定无法登场。“我一直在为冬奥会努力，失落是肯定的，但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吐尔松江心中充满遗憾。

为备战北京冬奥会，2018年，国家体育总局大规模跨界跨项选拔人才，并把选材范围扩大到专业队外。吐尔松江曾经热爱自行车运动，“从上初三拥有第一辆山地自行车开始，我就开始在全国各地参加比赛”。

多年骑行取得了一系列傲人战绩，更让他拥有强大的心肺能力和运动耐力，这正是越野滑雪运动员必备的素质，吐尔松江由此进入国家越野滑雪集训队的视野。

虽然这一“跨界”让吐尔松江受到不少质疑，但生性倔强的他依然信心满满。

3年多来，吐尔松江随队南征北战，而国家

越野滑雪集训队在冬奥会前集训的最后一站，正是他的家乡新疆博尔塔拉自治州温泉县。如今，他早已在这个边远小城声名远扬，不时还会有人打听他的消息。

遗憾的是，中国出战北京冬奥会越野滑雪最终名单里，并没有吐尔松江的名字。他说：“队伍大名单出来前几天，我心里就已经知道结果了，客观地说，2021年我的状态并不理想。”

随队离开家乡温泉县奔赴冬奥赛区的那天，当地大雪纷飞。吐尔松江的同乡牧民得知消息后，在离开县城的道路上，手擎国旗，奔马相送。当时吐尔松江就在车上，但彼时“梦碎”的他心情复杂。

他后来收到了北京冬奥组委的邀请，和多名落选的集训队队友一道成为官方试滑员。他说：“如果不能以运动员身份参赛，那代表国家成为冬奥会试滑员，为场上的运动员服务也很光荣。”

看着队友和此前的对手在赛道上竞相追逐，吐尔松江羡慕之余也更加专注眼前的工作。

吐尔松江向记者表示，试滑在每场比赛前进行，需要具备很强的责任心才能保障比赛顺利进行。他将目标放在了4年后的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我要迈过瓶颈期，不然后面的比赛会跟不上节奏。”

“越野滑雪训练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底子。下一个4年，我还会继续拼！”

据新华社